



類函 百三十一



二百六十七 二
二百六十八 二

加
427
121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由早稻田
月山諸君同贈
悼君以贖資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人部二十六

泣

寢

疾

笑一

原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

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詩曰終風且

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啞

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

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

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增**莊子曰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又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笑

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淮南子曰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郇不聞笑也 桓譚新語曰關東俚語人聞長安樂則向西而笑 正論曰搔癬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笑二

原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增** 莊子曰齊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澤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輒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又曰河伯至北海望洋而歎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則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原左傳曰晉侯使卻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亥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增又曰

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始笑而言又曰季子曰無為天下戮笑

原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增又曰楚子伐吳執

齊慶封將殺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原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西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堂堂國者而死邪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為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瑣語云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于齊侯笑而曰然有之 **增**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我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慨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又曰宋愚父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俛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 戰國策曰

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兇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此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薦螻蟻王大悅 **史記**曰有躄者盤散 **刪**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

之不殺笑躓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
乃斬笑躓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躓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 **原**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
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
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增**又曰
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 **原**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
爲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增**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
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朔曰南山有木名爲柘
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
謝上乃搏髀而大笑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

晨觀識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
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
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帝大笑 又
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
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 **班固**荅賓
戲曰賓戲主人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守窻
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原**蜀志曰馬忠爲
人寬濟有度量但詼調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蜀記**曰
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
州牧周爲勸學從事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我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增**魏志曰賈詡字
文和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
議太祖有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
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
定 又曰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
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
時人以爲笑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
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
洛中大笑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
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 **原**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

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
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 一作以錦 雲見大笑不

能自己 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

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

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增**又曰王敦初尚主

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

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

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王氏彙苑曰王

鳳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

大笑爲樂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

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
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昭衛尉啼面敘太祖時事舉
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原晉中興書
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
互有勝負勒旣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引陽肘
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鬪邪孤往數得卿
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增崔鴻後趙錄曰桃豹
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
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
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

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跌
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隋車僕射 蕭子顯
齊書曰張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于密室中屏
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侍妾竊窺笑焉
後魏史曰宗室葺性剛毅未嘗笑孝文曰聞公一生不
笑今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如
此 北史崔瞻傳曰詔議三恪之禮崔瞻別立一議魏
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 搜
神記曰孫緜殺徐光而無血後緜上蔣陵有大風盪緜

車顧見光在于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緜誅唐書曰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唐史記曰鄭縈同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縈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又曰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五代史曰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爲鄭珣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

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黃又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宋紀曰扈蒙有笑疾雖在上前不自禁又曰張戩與臺官王韶論新法不便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又曰鄧綰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元史列傳曰張翥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他日翰林

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不就沙刺班曰先生于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肅因相視大笑蓋肅平日善謔諧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 明泳化類編曰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諸司傳以為笑 明詩小傳曰袁景休讀經史喜為歌詩劉子威以海內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摘紕謬者以為姍笑子威大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文章邪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受笞數十不能改口沓舌妄

諛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 又曰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嵩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鬪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為雞相與闕堂而散

笑三

原晏晏

嘻嘻

詩言笑晏晏婦子嘻嘻終吝

易

至矧

解頤

禮父母有

疾笑不至矧齒

本也 匡說詩

不和

莫逆

莊子強親者雖笑不

和 又子桑戶孟子

反子琴張相視而笑

絕倒

哄堂

世說衛玠談道阿

莫逆于心遂相與友

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

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哄堂則不罰

人部

笑

笑

笑

笑

笑

笑

歡哈 嗚噓 文粹笑言入口何歡 軒渠 擲揄 訓子

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注軒渠小兒笑 世說曰羅友在

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

得郡者溫為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荅曰昨奉教旨首

且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擲揄云我只見汝緩送人作

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慙不覺淹拍手笑

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擲揄拍手笑

絕纓 噴飯 史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滿案

原頭沒杯案 影見水中 曹瞞別傳太祖與飯滿論

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餽膳露汚于巾幘也世說陸

雲著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笑四

原爰笑爰語 載笑載言 詩並 輟然而哈 溺人必笑

傳 胡盧 孔叢子子思薦李音 嘖笑 史記韓昭侯曰

于衛君君胡盧大笑

笑今誇豈 增解顏 列子事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

特嘖笑哉 莊蔣問蒧季徹于魯君季徹

而 局局 局然笑蔣問蒧季徹

笑家之子焉然一 含睇宜笑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

含睇兮又宜笑子 衆兆所哈 阿被薛荔兮帶女蘿之

慕予兮善窈窕 衆兆所哈 衆兆之所哈以顛越兮又

自笑 史記平原君與毛遂階入 盡氣 桓榮遭倉卒

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拮拾投間輒誦書元卿謂

榮曰卿但盡氣耳當安復施用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為

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 隆 驢 本傳

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隆 驢 本傳

聞太祖登極大笑 笑比河清 潛確類書包拯字孝肅

悅人謂其 笑比黃河清 天性嚴肅未嘗以辭色

增詩唐李白詩曰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 又曰隴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又曰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原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曾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而復往或頓蹙逸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以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匡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寢一

原東首

北堂

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古詩安寢北堂上

有衣

無

伏

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禮記寢無伏伏覆也

警枕

彈丸

宋元通鑑吳越

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警枕又鏐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

便

白帖曰朝而後漢邊詔字孝先曾晝日假寐弟子私朝曰邊孝先腹便便

原目炯炯腹便

書

夜以安身

早而假寐

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

民之

主也

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 漢書陳咸字子康父

人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
 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 眠不可近 悟便得姦世說魏
 空入王丞相帳中眠 眠不可近 悟便得姦武云我
 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
 者益部者舊傳何元為成都令常眠其覺寤便得
 姦詐咸畏元之發摘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文侯聽樂 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最為好
 及聞鄭衛之音予不知倦焉音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
 廼進封事言大本急務疏入夜下七刻帝已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

寢二

原明發不寐詩 尚寐無覺詩憂而 乃安斯寢詩
 夙興夜寐詩 乃寢乃興詩 **增** 熟寢經宿後梁紀岐
 王季茂貞

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
 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
 夜寢屢遷通鑑宋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
 遷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

疾一

增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
 在膚體中也 周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 毛詩曰疢
 如疾首 周禮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
 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嗽上氣疾 又曰寒暑不時則疾 曲禮曰君使士射
 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春秋公羊傳曰御

人部

詩經卷之六十一

疾

繫不立惡疾也 國語曰譬之如疾余懼易焉 老子

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管子曰

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

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

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

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數生人是故水氣多瘠風

氣多聾林氣多瘡木氣多偃生子多有此疾 韓詩外傳曰人

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呂氏春秋曰

身盡府種府腹病種首疾 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窮寥寥曲失

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

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

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縱逸必至

喪敗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

曰無疾邪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

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疾也

疾二

摶莊子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太公金匱曰

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疾大劇四夷

人部

淵鏡類書卷二百六十七

疾

三

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下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言如有病者左傳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

達今以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又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其子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吳氏春秋曰齊王疾瘖使人之宋迎文摯視疾摯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莊子曰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又曰南榮趯曰軍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潛確類書曰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睦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王不死明矣到己巳當有瘳也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

一賊何處不入哉 春秋後語曰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膏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詣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

牛而家爲王禱 **原**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增**又曰晉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光明人有疾病在內揜心照之則知病之所在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

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原**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增**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居于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

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為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說苑曰丙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微時及即位將封之會吉病甚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 又曰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椁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于庭樹下安

丘曉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首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原**風俗通曰予之祖彬為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彬使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增**又曰皇甫謐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忿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 **原**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檐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闕乃相問而去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

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兒子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瘳何顛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賁輦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為故事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

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病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 晉孔坦傳曰坦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陶徵士誄曰年在中身疾維疴疾 疴瘧疾也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又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為之

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南史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都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

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魏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又曰周裴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又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唐書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

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前澄因為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病自除 又曰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脇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脇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 又曰武后集諸言方者與文仲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二十八種上之 又曰郭弘霸為侍

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羣僚省候弘霸獨後入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又曰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荅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久歷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酉陽雜俎曰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引視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又曰張萬福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又曰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與宰相竇參有憾參

洪鑑卷之三百六十一
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六帖曰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 又曰元和四年李巽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 五代史曰唐王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久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 通鑑宋紀曰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一日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 又曰王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 又曰呂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又曰周敦頤爲虞部郎中俄得疾聞水齧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污塵紱邪遂

謝事 又曰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撒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又司馬光卒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充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 又曰陳瓘卒于楚州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又曰宋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

提舉萬壽觀 通鑑元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又曰元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嵩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元列傳曰紐的該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 又曰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 又曰汪德臣微疾

帝勞之曰汝疾皆為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
 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又曰敬儼為
 中書平章政事以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
 劬書不廢 又曰賀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
 矣賜小車出入禁闈 又曰邪律希亮雖疾病不廢書
 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 又曰歐陽元乞
 致仕不允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延春閣下實
 異數也 又曰王薦福寧人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
 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語我
 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

疾三 疾疫附

原 **六極** 尚書六極二曰疾 **左** **徹縣** **易簧**
禮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
北 **嚙被** **去琴** 文粹樂頤之病恐母聞不 **氣淫** **神**
左傳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崇 浮末疾有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淫心疾末四支也
又 曰晉侯有疾叔向問于產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
臺 給為崇敢問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 **消渴** **瘖眩**
也二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焉 **積憂** **喪志** 積憂成病
史 記司馬相如常患消渴 **積憂** **喪志** 積憂成病
食 感以 **革矣** **霍然** 禮記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
然 **割瘦** **糜痞** 魏畧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瘰欲割
已 人部 **割瘦** **糜痞** 魏畧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瘰欲割

猶割竟愈文粹趙羅戰無勇糜之有加不瘳傳

疾有加無瘳書若痼疾不瘳痼疾痼疾痼疾痼疾

皆瘡也沈痾美疹沈痾多春痼疾痼疾痼疾痼疾

疾入于窟室又翹祖少遊蕩叔父數言于其父萬祖患

之偽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惡風告嵩呼曰叔父言

爾自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彙苑書五福三曰康寧

病也伏枕病牀彙苑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

無疾剪鬚灼艾唐書李勣有病醫者曰以鬚燎灰可治

太痛祖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顛眴樵悴臣常有

顛眴疾恐一旦先犬原露其體譽厥身左傳子產

馬填溝壑擊虞賦中膏育除心腹傳

體注露羸也晉侯病膏之上育之疾而真之投肱何益牀下蟻聲

昭王曰除心腹之疾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如牛

杯中蛇影晉書殷仲堪為河南尹有觀客久不來廣

問之對曰前在座飲酒見杯中蛇影意惡之而有疾

下時聽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乃告所以仍令

坐舊處與飲杯中乃日臻彌留大漸惟幾顧命曰

是弓影遂豁然而愈盤散行汲展轉伏枕笑上見

既彌留幾注幾危也精神越渫筋骨挺解七發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

命乃傾又曰四支委隨筋骨挺解怒不平久執不廢大

手足惰寐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如臨

不測之淵似執將枯之木汲黯之卧淮南劉禎

疾

之居漳濱

並文

原疾疫大札移人

盛癘不去

周禮

則令邦國移人注大札疾疫也移人避灾也
竟庚亥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
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不去父母強之不
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號不輟十餘旬
疫勢消歇家人乃返
增山人苦疫 親故懼灾
州記治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常以三月自蒼梧
而度羣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 魏文帝
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疾四 疾疫附

原勿藥喜

易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

兄弟相瘡

詩不令兄弟 交相為瘡

微

瘡

又既微且腫注肝 傷為微腫足為腫

罔詔

書言人疾 不詔救

三疾 戶令諸

瘰腫之類皆為殘疾痼瘕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

皆為廢疾瘖狂兩肢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

三問

禮卿疾君問之無筭大夫三問之士一問

之

內熱 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寬疾

六養萬民五

者寬養之疾

晝居于內

禮記晝居于內 問其疾可也

非人不養

又曰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徭役也

不問所欲

又曰問疾不能 遺不問其所欲

四時皆有

周禮四時 皆有癘疾

重脰

傳荀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遘于是有沈溺重脰之

疾

未及死

左傳張侯謂郤克曰 病未及死吾子忍之

河魚疾

又曰河魚 腹疾奈何

血氣未動

又曰令尹筮子憑以疾 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瘡則甚矣而血氣

未

夢黃熊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又曰今夢黃熊入于寢門薦鬼乎子產曰

觀鈞天

彙苑 趙簡

動

三代祀之

晉為盟主其未祀乎韓宣 子乃祀夏郊晉侯有問熊音奴來反

觀鈞天

趙簡 彙苑

子病五日

不知人扁鵲

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

觀鈞天

趙簡 彙苑

七日而寤

寤曰我之帝所

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

觀鈞天

趙簡 彙苑

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廟不得入穀梁曰有天疾者

廣樂賜鵲田四萬畝

荀偃痺疽生乘痾者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

不受櫛唐崔珣與友人云某苦病日食糜玉體不安

七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滯疾又雖有淹病滯疾猶

况直曰小煩憊醒霜露疾史公孫弘上疏乞骸骨上

患不讀檄愈頭風魏太祖讀陳琳呼桓愈瘧疾桓

已子石虔為人勇壯時有患瘧增讀詩愈瘧詩話有

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增讀詩愈瘧病瘧者

子美語詩可以療之病者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

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髮蓬面黔劉禹錫髮蓬如而

夫其人誦之果愈也

忘乎思愈夢得詩疾者思羸頓柳宗元與退之書

志甚壯今因廢銅連遭瘴癘

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

殺傲化而偃人越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十始則殺

小牲不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殺

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嬰疹疾韓文况自嬰疹

亦已矣因大食蔽而死

病居心腹武平一書病之在四體者難治過生患柳

綽太醫箴飲食生疾李珣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

疾資身過則生患

矣疏神慮澹則血氣觀圖愈疾言行錄宋太虛云子

和嗜慾勝則疾疹原疾疫天有灾癘人有天疫

人多瘧寒國多風欬疾疫方起人殃于疫

人部

疾

疾

疾

疾

疾

並白帖

疾五

原詩 梁簡文帝卧疾詩曰沈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
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薤 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
宿幔未懸鈎逍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聊
喜摯生瘳灾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服祆氣
息梁牛隔簾陰翠篠映水含朱榴丹經蘊玉笥元水出
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
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又劉孝威和簡文帝卧
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圭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

紆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
客 又朱超道歲晚沈痾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
明燭滴龍猶伏爐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
太息興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增 唐韓愈謹瘡鬼行曰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
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灸師施
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
筆丹墨交橫揮 陸龜蒙酬皮襲美病中見寄詩曰逢
花逢月便相招忽卧雲航隔野橋春恨與誰同酪酏元
言何處問逍遙題詩石上空廻筆拾蕙汀邊獨倚橈早

人部

疾

晚却還巖下電襲美時有眼疾共尋芳徑結煙條 李煜病中

感懷詩曰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

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

空王 李建勳病中書懷詩曰落葉滿山州閒眠病未

瘳窓陰連竹枕藥氣染茶甌路匪人遮去官須自覓休

焉宜更羸老扶杖作公侯 李中病中作詩曰閒齋病

未起心緒復悠悠開篋羣書蠹聽蟬滿樹秋詩魔還漸

動藥債未能酬為憶前山色扶持上小樓 又秋夕病

中詩曰卧病當秋夕悠悠枕上情不堪拋月色無計避

蟲聲煎藥惟憂澀停燈又怕明曉臨清鑑裏應有白髭

生 崔道融病起詩曰病起春已晚曳筇傷綠苔強攀

庭樹枝喚作花未開 又曰病起繞庭除春泥粘屐齒

如從萬里來骨肉滿面喜 宋錢惟演屬疾詩曰積日

勞無補彌天疾未瘳馬卿非避事盛憲自多憂目眩花

生果心驚蟻鬪牛齒冰那浣熱洛笛更生愁拂枕窓風

度穿簾隙日流唾壺從已缺博齒亦慵投發篋尋桐籙

支頤動越謳平生江海志夕夢繞滄洲 劉筠問人疾

詩曰撫枕悽然掩北軒漢庭誰問馬文園風簷鴟嘯厨

煙絕月樹烏驚藥杵喧戲習五禽成妙術學虧一簣阻

微言不因九奏清塵起天路應迷簡子魂 又病詩曰

人部

疾

滄鏡齋詩卷二百六十七
暫困秦王痔無疑廣客虬職居唐內相宅辟魯東家行
藥虹梁度披襟蕙徑斜香凝虛白室露泣紫薇花冰飲
何嘗熱瓊餐益自加熊經仙有術龜息壽無涯珍簞裁
湘竹輕巾覆越紗逍遙成雅咏屬和有容巴 范祖禹
多疾詩曰多病心牢落經秋鬢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
菊花天舊隱荒江漢新居俯澗瀝西都長夢想何日賦
歸田 張耒卧病呈子由詩曰風葉鳴窓已復朝喚回
歸夢故山遥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戶
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兩芭蕉病深欲請安心術長日
如年未易消 唐庚瘧疾示友人詩曰體中初微溫來

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頂背
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額如鏡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
契約伏枕兩晦朔枵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腰病起如飢
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
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瘡而我自僑居了不蒙濶畧况
子又持養何至亦例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托請作
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陳與義眼疾詩曰天公嗔我眼
常白故置昏昏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
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老從來爲
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 范成大病中夜坐詩曰村巷

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嘗遶鬢暗鼠忽鳴琴薄薄寒
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咏却似越人吟 陸游病
中詩曰風雨暗江天幽窓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壓
灾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
然 又病中戲咏詩曰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
足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鬢梳黃染病顏疲牛卧
斜日羸馬噍枯管貧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贖衣時已
迫貸米歲方艱齋鉢僧嘲薄盤餐客笑慳從今謝還往
惟有掩柴關 趙師秀病起詩曰身如瘦鶴已伶俜一
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力

微尚覺衣裳重才退難徼筆墨靈惟有愛花心未已遍
分黃菊插空瓶 翁卷暮春病歸詩曰朝朝風景添吾
病亦開簾洗藥花前曬傳方壁上黏力微還省語身老
更看蟬昨日林僧至茶杯始一拈 徐經孫病中有感
詩曰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杯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
開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迴何時得疎散屐齒印蒼苔
文天祥病中詩曰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
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惟便睡挑書正倦行山深明月
夜丐我半窓青 熊鉅病中詩曰鏡裏初疑看不真衰
顏只恐是他人醫言斷酒方除病母戒觀書亦損神卧

久不知黃葉落起來添出白髭新自梳頭髮斜陽下手
脫隨風半禿塵 元薩都刺病中夜坐詩曰江樹花開
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家人怪搗藥聲高
鄰舍聞惟有工程餐白朮亦無心事對紅裙消愁且喜
西樓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黃潛聞子賤卧疾詩曰吾
子乃多病何人共解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 郭
奎開歲卧病詩曰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遇花朝
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丁鶴年病衰詩
曰病骨秋增痛衰容日減華臉霞憐竹葉鬢雪妬菱花
往事嗟何及歸程望轉賒少年歌舞地此日屬誰家

明藍仁病起詩曰帶緩肌如削巾欹髮半垂故人憐病
起稚子笑行遲卻酒憂成醉收書老更痴滿岡梧竹盡
尚想鳳棲時 許繼病中詩曰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
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王紱病中雨夜詩曰不
眠孤燭在風雨送淒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併長自應
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李東
陽病中言懷詩曰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卧寂寥
夢繞千山心不定枕欹雙臂力全消籠燈月暗疑無影
園雪風稀未滿條睡起忽然忘握髻不勝雲鬢晚飄蕭
沈周病中夜懷詩曰病與憂相併如何老不成少年

猶昨日往事訝前生月共軒窓淨秋將枕席清瘦何消
覽鏡洗面手還驚 又秋夜卧病詩曰雨滿疎燈風滿
堂呻吟聊復對蛩蟹老人衣服秋偏早多病衾裯夜轉
長客有遺著因習卦家無儲藥且看方辟除苦望登高
節可奈茱萸未拆房 祝允明卧病詩曰鞅掌思將適
野情偶緣風火便相嬰懸知智鄙同爲瘡且喜閑忙總
不行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長生醫經士典都
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 何景明病後詩曰病後頻經
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
戀芰荷洛下閑吟辭宦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

三年客腰裏空鳴白玉珂

原賦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
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虧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
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
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
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
門乃歸奇于涉屢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
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
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卧疾賦
曰旅聞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聊卧

疾以來休是時凍雨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
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
何營

原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複曾不弱
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
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
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
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襟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
羗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必須
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增宋呂誨有疾乞致仕表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
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蹶蹙之
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增疏晉皇甫謐因病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
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諸節度辛苦荼毒於今
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
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增書魏劉禎與曹植書曰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
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
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原**梁簡文帝荅

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
弟邵蒞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爲法暫止褰檐之務
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
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
預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
念絕脩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于寶
坊轉金輪于香地法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近
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南
起留滯之恨 增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
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

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骨力不
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
相關取煖則煩加寒必利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序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
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
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况窮村迴陌遙山絕
浦其間天在焉可深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
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
未盡其善輒採集補聞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

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間佚
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
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
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
然無滯

增文 呂子達鬱篇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
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
矣病之苗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增論 孫思邈曰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

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聲音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
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
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
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
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
灾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
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狷急喜怒不節或情欲放縱貪淫
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為也必

使無病也不可為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
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
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曹植論疫氣
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
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
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
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
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也

泣一

原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佇
立以泣 **增**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示
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原**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也
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

泣二

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
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其心
為心是以痛之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
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

人部

滄輿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泣

歌咏之殷民皆流涕詳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

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

側不亦異乎又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

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

喪心也何以能久增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

之魍魎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原國語曰叔向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

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禮

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難為繼也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又

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

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增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

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荅曰吾國且

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為計謀

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原新序曰周舍事趙簡

人部

洪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泣

三

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
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以
塹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
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于是孟嘗君潛然涕泣
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詳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

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
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
橫之術于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
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
離飲于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于市中相樂
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
侯周緹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為
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
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詳懷

史記曰戚姬愛幸

人部

泣

泣

泣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為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增**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遣談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與武訣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增**又曰章帝東巡狩祀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霑襟 漢書陳留老父傳曰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原汝南先賢傳曰

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

孤者易感傷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學故惻然

涕零也師哀原而為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

吳錄曰孟宗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

兩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對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邴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

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

王曰何乃似邴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增晉書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

原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

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增隋書曰李穆從太

祖擊齊師于邙山太祖臨陣隋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

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

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泣

三

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初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于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于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通鑑宋紀曰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又曰元祐四年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 又曰太皇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 又曰紹聖中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又曰蔡京自書奸黨碑頒于郡縣令其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又曰高宗詔韓世忠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

進屯揚州 元列傳曰陳韶孫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痛見者皆為之泣下 又曰劉琦生二歲母劉氏陷于兵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無輒歔欷泣下 又曰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沒慟哭頻絕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喪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泣三

成珠 垂玉 鮫人泣而成珠 甄后 斑竹 沾袍

相如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 仲 尼感獲麟反袂拭面泣下沾袍 沓若 泣矣 潛焉 泣然 又春言 顧之潛焉出涕 禮 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雨甚 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潺湲 嗚咽 楚辭 直每念王室嗚咽流涕 新亭淚 咸陽歌 世說過江 新亭草飲宴周侯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 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又云後魏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 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 作事悞余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 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 弦歌奏之 莫不灑泣 悲來填膺 淚下承睫 情因外作 悲 自中來 帖並白

泣四

人部 泣 泣 泣

原泣涕詩泣涕涕泗又涕泗既隕又涕既涕洟

禮垂泣血詩鼠思無洵國語文伯之母泣岐莊

朱泣岐路以其可泣玉韓子卞和既別蜀蜀宗預

東可西可南可北泣剛抱玉而泣別蜀聘吳孫

權泣別贈珠曰孤泣五

增賦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

草風清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歛潺

湲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齊景牛山荆公燕市孟

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

能仰視

哭一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淮南子曰喜

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

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猶水之下流煙之上尋

也夫有孰推之者

哭二

禮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犁

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

也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籩

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執

人部

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是以哭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駢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秦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于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又曰孔子聞子產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禮記曰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檀弓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又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

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于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列子曰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大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道拔劍斬蛇後人來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故哭 漢書曰何並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民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殮粥甚悲哀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乃自強
 通陟卧未起壹徑入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
 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
 陟延與語大奇之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
 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
 服扶令上馬 魏志曰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
 皆發憤悲哭詳 晉書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
 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
 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
 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

曰王敦起郭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
 掾有美名為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
 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難作 又曰衛玠卒謝鯤哭
 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為大
 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
 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
 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安帝
 紀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
 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晉
 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

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哀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
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哀恥恨發疾而薨 晉書
曰魏舒子混清慧有才行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每哀
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
復哭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
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旣作
聲似真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
死乎 車穎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
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陳書
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

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陳主卒周羅暉請一臨哭
帝許之縗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
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鄭人唐衢嘗客遊太原遇屬
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
會故世稱唐衢善哭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選監司取
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又曰山陰知
縣陳舜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
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又曰
蘇軾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

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
 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詳翰林院又曰司馬光之卒也
 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
 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在死市叔孫通
 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又曰司馬光卒京師人為
 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
 如哭其私親又曰元邪律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
 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又曰
 家鉉翁在元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李
 黼傳曰李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間黼死哭

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王薦傳曰薦母病渴
 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
 深奧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
 青蔓離披有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哭三

原 二道 三舉 禮記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
而得之三舉哀其將死 秦庭 東市 傳申包胥立于秦
日秦伯乃出師救楚 晉書鍾會辟向雄會死葬之帝
責曰王經死爾哭于東市我不問今復云云對曰法立
于上教行于下何 號咷 哀慟 注號咷哭也 晉王
璠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詣族弟獻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
獻之驚曰所望于法護遂哭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

窮途

委巷

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

而哭者是

何常

有次

交手

枕股

易畿

不盡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

交手

為位

易畿

哭子思

受命而出衣其尸枕股而哭之

為位

易畿

哭子思

會也子家子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也

不盡

有節

家語衛司徒敬子死夫非其禮記哭踊有節

於斯

又曰晉獻文子成室張子曰歌于庭有人弔者而

覆醢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非其禮記哭踊有節

度使

拔趙郡白祿山及常山為戰場死人蔽野先弔節

哭之

戴盆 扶杖 將敗攜家屬于遼東乃首戴盆

盜哭于市言曰新乎遂潛藏 崔鴻前燕錄高商為范

刻木

撫琴

魏志太祖擊黃巾鮑信關死購求信喪

書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虛座吳郡張翰哭

此不因又慟哭

哽咽

闕下 賈后所害詔立滅為太

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慙

懷之

談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

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闕下元

急淚

曼

聲沈約宋書上令醫術人羊志哭寵姬股氏志嗚咽他

爾日

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我

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

擁鎌

捨佩 韓

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

原舊館脫驂

說

苑康子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

人部

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等瑟

窮途反轍 思從中來 禮自外作 哀戚罔極
哭踊有儀 恩既異于親疏 聲亦殊于往反

哭四

增嚮師而哭 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薨

事而哭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轍卒而 哭 昭子曰叔轍將死矣非哭所也八月叔轍卒

原哀音 禮記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 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像小功總麻哀容可

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注三 序哭 周禮注以次 行 曲一聲三曲也像聲音從容也

哭又曰銜枚者禁行歌 哭有悲歌 又曰司巫邦有大 哭又曰銜枚者禁行歌

有歌聲者奠 出涕 檀弓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 悲以動鬼神 出涕 檀弓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

入而哭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失聲 又文伯卒朋友 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者而內人皆 重憂 又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 行哭失聲 重憂 又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

重有憂者而曰然吾舅死于虎 盡哀 而止 書哭 穆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贖 敬姜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畢於越 頭下 布為都尉 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畢於越

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為都尉 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為都尉

捨我死 融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及 融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及

謝承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謝承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悲哭時稱許 撫膺 沈約宋書劉懷慎字德願為世祖 悲哭時稱許 撫膺 沈約宋書劉懷慎字德願為世祖

德願曰卿哭貴姬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德願曰卿哭貴姬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勳撫膺躡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勳撫膺躡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麻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蹊並命時宰相崔昭緯 麻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蹊並命時宰相崔昭緯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人部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哀切又曰鄭人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人部二十七 聖 賢

聖一

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
調暢萬物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增**
神異經曰聖一名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通書曰性
焉安焉之謂聖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原**又曰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增**又曰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增**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人部

聖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
又曰睿作聖 **增**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
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維此
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哀
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

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
謂聖人矣 **增**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
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
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
變化無方也 **增**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雷雨
中國有聖人 **增**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
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八

聖

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禽
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元黃殊采見秋蓬孤轉
約觴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
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遼禮
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通其意 耶律
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
令適以滋姦悖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

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
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
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六韜曰聖人
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
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
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曾莊子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原又曰以
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曾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人部

洪鑑類書卷二百六十八

聖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原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愚人亦同生死聖人之同生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增**鷓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石匏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淮南子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增**揚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

人部

洪範類編卷二百六十八

聖

而彌壯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
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
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
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釋**文中子曰聖人達而賞罰行
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
翱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
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禪之

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
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涯浚亦
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
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
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
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

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二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聖二

增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敷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

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人之德 **增**唐李德裕傳曰道之高

者莫若廣成員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原**淮南

子曰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人部

游鑄類可卷二百六十八

聖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鷦居而鷦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閔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
 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稽史**
 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固無異深山
 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
 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
 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

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
 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
 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
 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
 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
 鳥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
 鳥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

人部

許衡類編卷二百六

聖

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
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 淮南子曰
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
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
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原毛詩序曰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不失其聖也

晉

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晉

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
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
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
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左傳孟僖
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史記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魏志文帝曰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彙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

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孔叢子懸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舍玦珮婦女捨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

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 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慕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 宋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頤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

聖三

原受圖

加算

尚書考靈曜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

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帝堯受而思之以

受曆數也天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

六千又賜紀二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天配地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制禮以燭遠照微尺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

燭遠矣燭微延之論檢外聖兼應兩忘祖台之道論

人者靈照燭微延之論檢外聖兼應兩忘祖台之道論

論聖人身蘊乾坤故有無兩忘神化天行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致用成能入神易以

聖人成能又

增同欲

達節

若鏡

如水

發機

伏義始畫八卦

觀象以應樞

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

希天賢希聖希天性理

鏡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

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

聖造物注利萬物也淮南子聖人將養其神和柔

其氣平居其形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淳耀襲明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老子外明聖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立事以先知而健萬物也

兆人之能當兆人者聖人

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

聖人窟夫子夔唐李

窟後漢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

文付戶曹孔訴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

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

人部

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

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

箚會清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

藏其一意即名問伯果服焉原幽贊神明彌綸天

地人彌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機增隨時舉事以

德分人而立功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增宗帝祖皇

父天母地觀物內篇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

聖人以天為母陶鑄堯舜伯仲伊呂陶鑄堯舜杜

詩伯仲之間見伊呂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齊太公世

家西伯將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包含萬象橫廓六合拾遺

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包含萬象淮南子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

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

曰庖犧亦曰伏羲淮南子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

游人之海不揚波河無流沫韓詩外傳詳聖二拾

民來朝曰唐堯時三河俱溢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

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世水色俱溢無有流沫

八神授簡五老降庭拾遺記禹鑿龍門至一空巖見

子是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

禹又孔子生室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時有二龍繞

降庭騰跨百辟鎔鈞六經李邕宣聖廟碑騰跨

門子原道篇夫子繼聖獨秀前有子避座鄭公遠

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有子避座鄭公遠

床為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子後當有五

丈夫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緯范仲淹傳富鄭公弼自

人部

聖

太極圖說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不將不迎 知終知始 淮南子

而主靜立人極焉 天地同施 日月代照 唐李觀

鏡不將不迎 冠子 下 天地同施 日月代照 廟文夫子

宣王碑辭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

五星聚井 三苗貫桑 漢書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

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性理朱子曰孟氏歿而

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 唐禮

詩外傳 夢見周公 不贊伊尹 樂志聖人不法桓

文不贊 簡素為貴 福慶用昌 素為貴 傳聖賢以簡

伊尹 是臻福慶用昌 織成天地 索獲帝王 唐裴潏

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文中心子王道篇昔聖

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東道西道 前知後知 西道孔子也 吾應曰子雲亦

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王充論衡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

聽之明獨 師蜂師蟻 鑄金鑄人 關尹子三極篇聖

戰蟻置兵 揚子學行篇或問世言鑄金可鑄乎曰

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

淵矣 言必及有 含之以虛 世說王弼曰聖人體無

及有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之治天下 不可以訓故言必

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 天下 心同止水

眼如望羊 性理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孔子

思焉有所望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所穆然深

而黑頤然而長眼如望羊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出類超羣 左提右挈 性理朱子述旨贊曰風氣既開

始又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聖人左提右挈 原以誠

為本 能化而齊 通書誠者聖人之本 則能化而齊故顏

人部

聖

子亞 稱其改過 不畏多難 唐陸贄傳以聖輔贊聖

過 唐崔羣史贊聖 為巢為杖 同德同波 陸賈輔

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 莊子外篇聖人之生

也 天行其死也 物化而與陰同 道德動而與陽同 波

斧藻羣言 糠粃六籍 劉勰原道篇公旦多材振其

初學記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議論奉倩獨好言道嘗

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

之糠 華殿松生 陸池露滴 符子願足篇堯曰余坐

於棟余立樞扉之內 霏馬而雲生於牖 拾遺記炎帝

聖德所感陸池丹藻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

類情通德 執中和 周易繫辭庖犧氏之天下

以類萬物之情 天中記聖人懷天氣 一心太極

抱天心 執中含和 不下廟堂而行四海 一太極

萬世為上 為言甚也 邵子觀物內篇諸侯以太極為

土天子以九州為土 仁育義正 地平天成 性理

仲尼以萬世為土 書大 言如鐘鐘 行則

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鐘鼓然聖人之

車車 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息兩儀 經營三代 李邕宣聖廟碑夫子之道消息

瑰意琦行 玉振金聲 楚辭宋玉曰夫聖人瑰意琦

冀州異氣 魯國一人 拾遺記秦始皇時有宛渠國之

天地初開之時曰臣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

慶都生堯 觀物外篇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絲紛碁布 璧合珠聯 事則碁布 聖人之道雖絲紛

人之氣稟不同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個

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聯珠聖人便是稟 超軒跨臯 謝舜揖堯 唐顏

聖德頌超軒跨鯁騰周軼漢唐文粹楊植許由卷

之不盈杯廓然見四海廓然見四海黃石子聖人存之以應事幾

法言問道篇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易詩書春秋

廓然見四海詩書春秋溫良恭儉讓詩書春秋

樂鈞由余刻像求傳說後漢儒林謝該傳該去官孔

賢使由余刻像而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戎王聞繆公

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害將奈何乃以女樂遺戎王

引琴解匡圍觀樂歎韶舞琴操子畏於匡引琴而歌

解而去左傳季札觀青鸛棲於川岳朱草蔓乎

街衢拾遺記世語曰青鸛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

民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鸛音狄又炎帝教操壺

杓以就飲執柘杵而上視色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

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

是耶其是耶其是耶其

聖四

衢尊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四君子

有司直之轉辭篇堯置敢諫之鼓立講謗之木湯

感而後應莊子聖人感而後應迫言而後行管子聖

言而後行耳視目聽邑亦有聖人曰聖人魯叔孫

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日讀百篇篇周公上聖

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日讀百篇周公上聖

而日讀發矢握矢關尹子一字篇聖人力行猶之發

百篇猶之握矢因彼而行我自行聖人堅守

而守我不自守席卷羣才出列聖席卷羣才廣

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不卷道而背時七命文

卷道而背時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神異經西南大荒

腹圍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曰聖

聖五

增詩宋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

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

師刪述存聖軌

原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

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顏思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

三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皞騰周軼漢萬

壽無疆永延遐算

碑唐張謂虞帝廟碑曰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封

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

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

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孚咸若

無為而治其舜也歟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

人部

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衍潢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遙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丹

衡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宮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邾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揆訓錄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佞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

良授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碣昭集隼之庭土

岳驗贛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首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之迹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我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時派於齊韓淹中之

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
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
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
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
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
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增論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
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
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
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

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
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
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藻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
因為黍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
丹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挹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
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
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闔投水浮
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
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

不死採峻鍤之銅以為器峻鍤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滕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

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風俗通曰賢聖也擊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

通書曰復焉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原書曰野無遺賢**

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原書曰所寶惟賢**

又曰

則邇人安

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

隱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禮大戴禮曰帝學尚賢而貴德

賢者以自輔

賢者以自輔

賢者以自輔

原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 李固表作神 人之清者為賢

治身者以積精 李固表作鍊神 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為

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

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

有野獸林木為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

賢

賢

賢

人部

洪鑑類編卷二十六

賢

二十

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
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原申**
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呂氏春秋曰賢者
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增**任子
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己心行道以為己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
焉歌舞其君之德 **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
不足衣則袒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
曰夫絕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

於賢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
急也故列土為壇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
為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
才也遇不遇時也 **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
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仕以敬賢
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為德體自
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通書**曰必有恥
則可教聞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皇極內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人部

賢二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賢

漢鼂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筦子而為五霸長 原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
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
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
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
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
始人何足恃 通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取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為六翮託豪傑以為
舟楫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
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
夫誰笑哉 晉書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
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人部
淵
賢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
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
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增**說苑曰孔子之郊遇程子
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
然對曰士不中間 謂介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
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
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之均為大賢
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

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
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
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
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
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
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
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
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
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
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人部

淵鏡類編卷一百六十八

賢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程子曰孟子儘可為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裁為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圜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過齊祖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西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原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不肖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增漢

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傳喜傳曰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唐書元德

秀傳曰明皇在東都醜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蕩于于蕩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肅鞠仲謀郝太冲朱協李元馬京何亮衛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絳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邵雍傳曰雍德氣粹然望

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終日不為甚異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
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
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
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
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備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人物與人居
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汲黯無以過

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
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譽濂於朝曰朕聞太
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
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
謂賢矣

賢三

原 順德

樂道

周禮以賢制爵則民順德
公儀潛事見上賢二

積禮

富

義

任嘏道德論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
呂氏春秋文侯曰千木賢人也千木富於義

避世

絕俗

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為士人沉重謚
徐整豫章列士傳議郎

靜清白絕俗

生平常以禮讓
先人後己為行因稱為賢者

受賞

守節

漢書進賢
受上賞

人部

賢

賢

賢

左傳賢

望希顏

樂孔

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

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樂也內紆紫懷金之樂也

鳳翔

王侯分庭抗禮壁曰孟子所至

又為樂

壁立

鳳翔

王侯分庭抗禮壁曰孟子所至

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如

序位

報君 孫弘為平津侯

下詔曰古者任賢而序位

如

序位

報君 孫弘為平津侯

叢子思曰報君者惟達賢耳

如

序位

報君 孫弘為平津侯

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淑父

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

德星

仁風 續晉陽

曰五百里賢人聚

後漢彌衡

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

德星 仁風 續晉陽

於萬國

原主神明

安社稷

也神明之主也百福之宗

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祥

則

增敵七國

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

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眾

則

增敵七國

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

周書陰符治國有三常詳賢一

則

增敵七國

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

章知微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

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

江左巨吾

後漢楊震傳無不

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

之然後制度草創網維未舉崎嶇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

之

之

之然後制度草創網維未舉崎嶇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

居吾復何慮也

不臣不友

一懼一肥

居吾復何慮也

不友乎諸侯

不臣不友

一懼一肥

不友乎諸侯

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道

道

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而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道

道

而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四皓

斗南一人

史記留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

四皓

侮人故逃匿山中

誠令太子來以為客止

唐狄仁傑傳

侮人故逃匿山中

則公之賢也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則公之賢也

以公之賢也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以公之賢也

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

賢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賢

朱子曰堯夫先生德氣自家意思他人丘陵程子

粹然望之可知其賢論語荀季和見吾叔度耶後漢書嚴光字子

思一殿憲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卿見叔度

帝思子陵乎閱曰卿見吾叔度耶後漢書嚴光字子

陵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經戶披帷升堂入

室世談素司徒祭經傳昭戶輒歎口經其戶寂若無人

入室於小者最勝門人益親世說補王黃門兄弟三

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謝公既出坐客

史記顏回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楮冠藜杖

木枕布衾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

唐書陽城傅城嘗以木枕布亦趨亦步就清就温

余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管子賢人

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避陽城驛

俾免譬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俾取也避陽城驛

改浩然亭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

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驛又祠曹諱羊祜此驛

維過鄂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

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取火於燧剪綵為花淳于髡

可斥更署曰孟亭取火於燧剪綵為花淳于髡

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

髡曰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

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性理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

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

觀生無之自不爐不扇為珪為璋性理程子曰

然則無之也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煌煌為珪

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

人賢之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煌煌為珪

為一動一靜無古無今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煌煌為珪

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一靜動而用者

游鑑錄卷二百六十八

賢

三

冬日夏雲

性理程子曰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又陳恬贊程明道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

如夏之雲

如冬之日

於稷下

列子南國有幾我門不乏

鄭之圃澤

多賢

來聘中書

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學辨如中書者

有幾又曰

王錫張績北間所聞云何不見異具奏問即

勅南苑設宴

善明論經史錫績隨方酬對他日謂異

曰一日見二賢

實副所望又袁粲傳粲字愨孫叔父

淑雅重之

語子弟曰我門先生烈包元凱達者位

不之賢愨孫必當復三公

先生烈包元凱達者位

無子男

後漢彌衡願子碑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

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胤傳帝曰今日弟子何如

臣翊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府望

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

右言昕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碑

宋范仲淹傳帝親書

有禮則從之小人

原宜有後

見釁隙則抵之

原宜有後

生拾遺記魏文帝稱薛夏曰子所說子游子夏之儔不

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手制書與題云入

室

原不隕貧賤

魏李者貞傳陸昂曰士固

外朝內潤

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

載文盈車

明執賢許曰二荀皆玉

天爵有餘

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松柏為林

耳擇口擇

揚子法言賢者耳擇

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鳥風承世餘

松柏為林

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松柏為林

令博於學授霍正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林也

松柏為林

人部

聲滿天地

賢

三

視如土壇彙苑詳注闕子曰吾內明於去就之義反

跡合道關尹子以賢師聖改名半千劉昫文苑傳員

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盛水不滿性理朱子曰曾

滿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羞對軒冕初潭集素淑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

疲暮逢君彙書詳注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自謝

於君賢者常不遇不肖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

不賢者志顏苦孔之卓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

滿氣得然曰茲苦也祇其前比魯山道州輔之有於陵仲子

所以為樂也無子東坡曰魯山道州乃

前此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

賢五

增詩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

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

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

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

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

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

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顏惟

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翼象載之神

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

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

賢

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嗟嗟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增賦唐謝觀以賢爲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鋸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積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茂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

性眞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有靈虵以鑒奸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遞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籛之價所以愛茲被禍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况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穎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

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
二三子之可師

增詔北周蘇綽為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
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
之玉石駑冀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
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
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尼吾
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
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
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夫孝德冠

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
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仍令
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增書唐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
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
遠矣假令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
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
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
四厄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
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

人部

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增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原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于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剗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原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
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急申茲約
敬饘粥子口偃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
康原憲贊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萇門安賤固窮
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摯虞左
丘明贊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
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增**夏侯湛閔

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中正干
祿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孫楚顏回

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子猶考 **增**唐

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

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微也直而

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贊曰三賢志同

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

勞臣惕荒屣阻闢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

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

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悉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芬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決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汪洋五領蒼蒼發為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常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

來者

增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增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尸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為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

